

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作视频致辞时强调,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继续守望相助、携手共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近年来,中拉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双方充分借鉴彼此文化成果,成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相互促进的典范。2016年11月21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时任秘鲁总统库斯基和夫人兰格共同出席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式并参观“天涯若比邻—华夏魂宝展”,在当地引起热烈反响。2020年以来,“失落的黄金国——安第斯文明特展”“秘鲁古代文明展——探寻印加帝国的源流”“黄金国之谜——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等展览相继在中国举行,广受欢迎。

秘鲁是文明古国。位于秘鲁首都的利马艺术博物馆,正是一座拉美印第安文明宝库。它记录着秘鲁的璀璨历史与多元文化,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交往。

### 讲述古老土地的故事

在巍峨的安第斯山脉与辽阔的太平洋东岸之间,有一块狭长地带,拉美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秘鲁就坐落于此。

秘鲁首都利马既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也闪耀着现代的活力。漫步市中心,印第安古代文明遗迹、宏伟华丽的欧式建筑、现代的高层建筑,不同时期、不同风格,颜色或简洁或浓艳,造型或古朴或现代……历经时间洗礼,它们和谐共存,静静诉说着安第斯地区悠久多元的历史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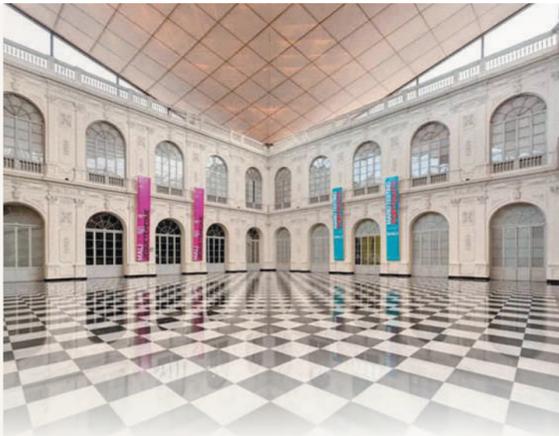
利马有很多博物馆,其中享有盛誉的利马艺术博物馆展示了秘鲁近3000年来的灿烂艺术。馆内展览面积4500余平方米,常设展厅陈列有1.8万余件展品,涵盖前哥伦布时期、殖民地时期以及近现代和当代时期。这些饱经沧桑的文物,是秘鲁文明的见证者、传递者。

博物馆共有30余个常设展厅,2号—9号展厅主要展出西班牙殖民者到达秘鲁前的艺术,如莫切文明、纳斯卡文明、雷瓜伊文明、奇穆文明等前印加时期的文物,以及印加文明时期的陶瓷、纺织品、金属器物等。例如,2号展厅主要陈列各个时期的典型陶器,人形陶器动作夸张、神态生动,小兽陶器张牙舞爪、憨态可掬。

在展厅醒目位置,摆放着一件莫切文明时期(公元100年—800年)的战士陶器,他皮肤深褐、高眉大眼、神情坚毅,腰间系着白色外衣,头上戴着布帽。这名战士身体微微前倾,跪坐在地,左手持盾牌,右手搭于额前,向着远方眺望。这件战士陶器身高虽不足20厘米,却体态生动,仅使用简练的线条与棕白两色,便将一位莫切战士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在雷瓜伊文明时期(公元前200年—公元650年)的动物陶器展台前,总是有不少孩童围绕。凶猛的美洲虎、呆萌的羊驼、神秘的未知生物,各种陶器与石器器身仅用黑、红、白三色装饰,形态各异、生动活泼,透过玻璃柜憧憬地望向千年后的小观众们。4号展厅中的纺织品大多用棉花和羊驼毛纺织而成,十分耐用。这些织品图案美丽、色彩搭配得宜,体现出古代秘鲁人民精湛的纺织工艺。其中,纳斯卡文明时期(公元前100年—公元700年)的纺织品以工艺精湛复杂闻名。纺织者们运用多种编织技法,制作出披风、腰带、挂毯等服饰与生活用品。大自然中飞翔的小鸟、爬行的昆虫、绚丽的花草植物,都是他们的灵感来源。这些织品让参观者一窥安第斯地区的生活场景,仿佛可以看到妇女们正在辛勤织布。她们的身体前后摆动,调节着织线松紧,经线与纬线在手中巧妙交叉,变幻出各种图案。

## 探索印第安文明的宝库

袁若南



▲秘鲁利马艺术博物馆内一景。



▲博物馆展出的庆典用杯。  
▶博物馆展出的战士陶器。



▲博物馆展出的装饰吊坠。  
图片均由袁若南提供

5号展厅展出小巧而精美的王冠、徽章、鼻环、耳罩等,这些曾经象征着身份地位的金属器物今天依然散发着光彩。它们大多来自奇穆文明时期(公元900年—1470年)。这一时期,金、银、铜器的制作技术达到秘鲁古代的最高水平。工匠将焊接法、失蜡法、锤金箔、镀金、贴金等复杂技术运用得十分巧妙。

9号展厅中,展出有印加文明时期(公元1370年—1533年)用石头雕刻而成的“算盘”。它由一个个大小不同、错落有致的方格组成,经过精心打磨而光滑细腻。也许是由于造型奇特,人们对它的用途有着诸多猜想:是神秘的建筑模型?还是特殊的计数工具?抑或是古老的游戏工具?

### 推动秘鲁文化向前发展

博物馆11号至34号展厅主要展出16世纪以来的绘画、摄影和装饰艺术作品。23号展厅展出有秘鲁摄影师马丁·钱比拍摄的照片,远

处的模糊风景与近处的高大人物对比鲜明,印第安人古铜色的皮肤在暗色背景下异常耀眼。照片中人物沧桑的面孔、朴素的斗篷与裤子上的补丁,都在无声诉说他们劳顿困苦的生活状况。

在展厅里,参观者还可以看到秘鲁画家不同创造风格的作品,例如擅长记录历史的伊格纳西奥·梅里诺的画作,借助画笔反思社会、批判现实的弗朗西斯科·拉索的作品,将欧洲传统绘画与摄影相结合的卡洛斯特·巴卡-弗洛尔的作品等。虽然画风迥异、主题不同,但都展现出他们对本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关注和思考。31号展厅展出的印第安主义画派创始人何塞·萨沃加尔的绘画作品尤为引人注目,这位爱国艺术家游历秘鲁各处,用画笔展现祖国的秀丽风景。他的作品多以土著生活为题材,描绘了秘鲁印第安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1号展厅不定期地展示秘鲁青年艺术家们的作品。他们或探寻民族传统、或思考历史与现实。其绘画语言或许稍显稚嫩,但画面之中蕴含着青年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漫步利马艺术博物馆,总能看到不少孩子,他们有的手握画笔,认真描摹画作,授课老师不时在耳边轻声讲解;有的身着传统服饰,随音乐翩翩起舞;还有的排成一列,演奏民族传统乐器。这些博物馆课程在陶冶儿童情操的同时,更激发出孩子们的主动性,将他们从艺术作品的欣赏者变成创造者。

在展厅穿行,仿佛在时空中穿越。不同文明时期的珍贵艺术品跨越千年,与我们静静对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秘鲁人民创造出辉煌文明;那些多彩的陶瓷、炫目的金银器、精致的织物和生动的绘画与摄影作品,直观呈现出秘鲁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展示着秘鲁人民多彩的生活与丰富的精神世界。



中国和意大利是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都为人类文明发展史做出了卓越贡献。习近平主席2019年在意大利《晚邮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写道:“作为古罗马文明的发源地和文艺复兴的摇篮,意大利雄壮华美的历史古迹、文学艺术巨匠的恢宏杰作在中国广为人知。”

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创作出许多辉煌灿烂的艺术成果。如果说,但丁以他的宇宙之书《神曲》宣告了欧洲中世纪文化的终结,彼特拉克以反映他内心情感与理性冲突的《歌集》代表了新旧时代之间的过渡桥梁,薄伽丘以他被称作“人曲”的《十日谈》率先跨入人类近现代史,那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则以《疯狂的罗兰》深刻体现了其时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2017年12月,我翻译的《疯狂的罗兰》中译本出版。

### 探索以诗译诗,呈现深刻意境

《疯狂的罗兰》是一部篇幅浩瀚的骑士史诗,采用八行十一音节诗体写成。这部传奇故事由多个冒险故事交织而成,包含神话、寓言、乡野奇谈等多种元素。全诗共4842节、38736行,诗句数量约10倍于法国著名骑士史诗《罗兰之歌》,近3倍于意大利不朽长诗《神曲》。在这部“中世纪骑士文学的百科全书”中,阿里奥斯托大力宣扬爱情力量和尘世幸福,赞美对大千世界的探索精神,歌颂人类创建丰功伟绩的英雄气概。《疯狂的罗兰》不仅是欧洲古典文化的结晶,也有着现代社会和现代叙事手法的最初表现,被誉为文艺复兴鼎盛时期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初次与《疯狂的罗兰》谋面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在意大利罗马智慧大学文学院进修。虽然尚不能完全理解这部重要作品,阅读时似懂非懂,但它所讲述的精彩故事和展现的优美意境已经深深吸引了我,也激励着我在此后的翻译岁月里不断研习、精进,以文学译著架起“心桥”。

纵观外国史诗的汉语翻译,通常有这样几种方法:译成散文体、译成自由诗体或者译成格律诗体。考虑到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不同,诗歌语言一般点到为止,给读者留有较大的想象空间,我主张以诗歌形式翻译诗歌,让读者也能体会到原文的艺术形式之美。如果原文是现代的自由体诗歌,我们便可用自由体诗歌形式进行翻译;如果原文是传统的格律诗,译文就应当符合格律诗对节奏和韵脚的要求。确定用格律诗体翻译《疯狂的罗兰》后,接着就要选定合适的格律。我曾尝试模仿各种格律诗句,但是因字数不同,简单套用五言、七言诗又常常难以完全表达十一音节诗句的一些内容和含义。令我茅塞顿开的是京剧《洪洋洞》中的一段唱词:“叹杨家投宋主心血用尽,真可叹焦孟将命丧番营。宗保儿搀为父软榻靠枕,怕只怕熬不过尺寸光阴。”

戏曲唱词是以叙事为主的韵律文,与西方史诗诗相符合。京剧中有一种格律严谨的唱词为十字一句,读起来合辙押韵、朗朗上口,一般



《疯狂的罗兰》:王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采用3+3+4的节奏,与十一音节诗句相近。汉语的每一个字为一个音节,重音一般落在词语的最后一个字上。而十一音节诗一样也落在第十个音节(即关键重音节)上。考虑到上述情况,我决定以京剧十字句唱词为参照,翻译《疯狂的罗兰》。例如,“野林中急奔逃躲避凶手,魂未定心恐慌吓破肝胆:一次次荆棘丛刮蹭肌肤,皆疑惑被恶豹撕成碎片。”

每当我译完一章,总要请我的家人、同事和学生对译文提出意见,看到他们诵读时显露出微笑和愉快之色,我心中暗暗高兴,知道这种诗歌的翻译形式是可以接受的。2018年,《疯狂的罗兰》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和意大利国家文学作品译者奖。鲁迅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评价此书译法是“一次以诗译诗的有益尝试”,意大利文化部评审委员会评价“这一选择是智慧和勇敢的,译文是具有极高价值的”。中意两国专家的认可鼓舞了我,促使我又陆续完成彼特拉克《歌集》和但丁《神曲》的翻译工作。《神曲》和《歌集》中的十四行诗都是由十一音节诗句组成,因而,翻译时我仍采用了十字句的形式。

### 拨动读者心弦,促进文化交流

近代翻译家严复曾有过这样的感叹:“一

## 借鉴京剧唱词 翻译史诗名著

王军



《神曲》:王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名之立,旬月踟蹰。”翻译一个词语或名字,需要10天乃至一个月的思虑。翻译外语诗歌的难处在于,除了要找到合适的格律、保留原作中的音乐感,更要译出字里行间的深意,准确呈现原文作者的思想情感。

我翻译的《疯狂的罗兰》以这两行诗句开头:“我歌颂儿女情、美人、骑士、彬彬礼、神武功、甲冑枪剑。”“甲冑枪剑”一词,意大利原文为“arma”。倘若按照辞源释义译为“武器”,诗句不仅丧失了节奏和韵脚所应体现出的音乐感,也不具有形象语言的带人力。“武器”是一种示意极其广泛的中文词汇,也可以指现代的飞机、大炮甚至原子弹;而“甲冑枪剑”则专指骑士的武器,可以把读者带进刀光剑影的中世纪战场和比武场。

在我看来,好的诗句拥有造景的力量。比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所呈现的画面,瞬间就能把读者带入登高望远的环境之中。中国诗歌如此,外国诗歌亦如此。翻译时,译者要努力译出原文的意境,赋予原诗句所具有的灵感。

《疯狂的罗兰》的译介,正是这样数年如一日的潜心摸索、反复打磨的过程。10多年前,当我下定决心正式开始这部书的翻译时,每天工作10余小时,可以说是废寝忘食。要深入理解500多年前的意大利诗歌语言并不容易,还须翻阅及译文的准确、优美及诗句的字数、节奏和韵脚,因此翻译工作起初进展缓慢,每天只能翻译两节;后来就越来越熟练,也越来越着迷,每天可以翻译10余节,最多一天甚至翻译了20节。2017年底,译作最终面世,沉甸甸的书册,共有1953页。

翻译这部作品期间,我曾应邀赴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和罗马智慧大学讲学。除了向当地师生介绍翻译《疯狂的罗兰》的情况,我还在课堂上对比了中意诗歌的韵律特点,讲解了中国经典文论《文心雕龙》所阐述的“情动而辞发”方可写出动人诗句的基本道理,并用大量例子说明诗歌语言应具有画面感和带人力。台下的师生听得津津有味,提问不止。这令我想起我的中国学生,当我讲解意大利文学时,他们的眼睛里也同样闪烁着求知的光彩。

文学是深入人心的艺术,它可以拨动读者的心弦。意大利文学作品能令中国读者感动,中国文学作品亦能打动意大利读者。当中意读者的心弦被对方文学拨动,进而产生情感时,必定会使两国人民的心靠得更近。数十年来,通过文学翻译,我虽然为构筑连接两国友谊的桥梁做了一点贡献,却在微不足道。可喜的是,我的许多学生已是出色的后起之秀,为中意两国的文化交流交往添砖加瓦,这是令我最能欣慰的事情了。

王军,1952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言文学、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意大利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意大利文学史——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简史》等学术专著,《疯狂的罗兰》《神曲》《歌集》等文学与艺术理论译著10余部。2012年获意大利共和国总统授予的“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2018年以译著《疯狂的罗兰》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同年获意大利国家文学作品译者奖,2022年被中国翻译协会评为“资深翻译家”。

### 旅人心语

## 雅典卫城印象

韩硕

希腊文明灿烂辉煌。来到首都雅典,最先去探寻,也最不能错过的,一定是雅典卫城。始建于公元前580年的卫城位于雅典市中心,至今已逾2600多年历史。卫城意为高丘上的城邦,既象征祭祀圣地,也意指防卫要塞。它是欧洲最古老且保存最完整的古典文明遗迹,不仅是古希腊文明的标志和希腊人心中的圣地,也被诸多学者认为是欧洲文明诞生地之一。

2021年10月,在采访报道北京冬奥会圣火采集和传递活动时,我走进了卫城。迎着初露的晨曦,从山丘西侧拾级而上。抬眼,山巅神庙群轮廓巍峨、气势昂扬。纵然之前在许多图片和视频中领略过卫城风采,但到达现场时,内心的震撼依然非常强烈。黄色的山丘岩石群中,米白色大理石建筑的卫城格外显眼,地中海温暖的朝阳为它镀上了一抹红,一如古老深邃的希腊文明就在前方。

登山路上,不同国家的人擦肩而过,大家不约而同降低声音,唯恐惊扰古希腊先贤。登顶,抵达雄伟壮观的卫城山门。门后建筑群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城门前门、雅典娜胜利神庙、阿尔忒弥斯神庙等建筑,早已是断壁残垣,但废墟之中建筑与地形颇具匠心的巧妙结合依旧清晰可见。坚固的城墙筑于四周,游人靠近、仰头,从各个角度驻足欣赏,赞叹流连。

古希腊建筑和雕塑是西方文明的瑰宝。帕特农神庙、通廊、厄瑞克修神庙和雅典娜胜利神庙是卫城的四大杰作,它们于1987年同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其中最负盛名的帕特农神庙位于

卫城制高点,48根雄浑的大理石柱组成优美的柱廊,每根柱子高10米,直径2米,柱廊上雕饰着神与巨人战斗、人与怪物战斗等场面,既有飘逸灵动的神话传说,也有充满力量的壮美场景,饱含着创作者对生命的思索和对生活的热爱,代表着希腊艺术古典时期的巅峰。

在卫城东南角,有一座馆藏丰富的博物馆,为数千件从雅典卫城及周边出土的珍贵文物打造了一方专属天地。对于流失在大英博物馆、被誉为“希腊皇冠上的珍宝”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塑,卫城博物馆制作了不同颜色的复制品予以展出。19世纪初,英国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当局拿到“许可”,将近一半的卫城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多年来,希腊政府和民众仍在对流落海外的国宝不断追讨。

为保护珍贵而脆弱的遗迹,卫城的修复工作也常年进行。脚手架覆盖着神庙,文物修复人员穿梭其间。追古抚今,脚下的一砖一砾都诉说着辉煌往昔,历史似在眼前游走重现。在建筑和雕塑蕴含的艺术美之外,古希腊文明思想也在这座小山上传播。曾几何时,在哲学和人文思想达到空前繁盛的古希腊,哲人们济一堂,纵论宇宙和物质的构成,迸发思想与智慧的火花。直至今日,人们仍津津乐道于这座小山上萌芽的哲学瑰宝给予人类的深刻启迪。

伟大的古老文明都是相似、相知、相亲的。2000多年前,古代中国、古代希腊的文明之光就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早就传入中国。公元前4世纪,中国就以“丝之国”闻名于希腊。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中希两国文化交流络绎不绝,中国的丝绸、希腊的人物形象都曾在彼此的考古发掘中涌现。今天,中希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弘扬古老文明智慧和奥林匹克精神,树立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

在卫城,我偶遇正在参加活动的希腊自行车名将里斯托斯·沃利卡基斯。他身穿北京冬奥会火炬手制服,在山门前,一手高高举起奥运火炬,一手做出胜利手势,微笑着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支持。这一幕引得游客驻足拍照,更让身为中国人的我,心中涌起难以名状的感动与自豪。

离开卫城时,夜空下,远方的灯影跳跃、流光溢彩。卫城是恢宏壮美的,饱含着力量。即便历经战争、灾害和岁月的侵蚀,依然巍峨矗立于此,见证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